

南懷瑾文化



禪
宗
新
語

南懷瑾



著

中國禪宗的初祖——達摩大師

據禪宗史料的記載（《景德傳燈錄》宋本之西來年表），菩提達摩秉著他師父（印度禪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）的遺教，正當中國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，後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（公元五二〇年）期間到達了中國。他師父的遺言說：「路行跨水復逢羊，獨自栖栖暗渡江。」便是指他由南印度渡海東來，先到南朝與梁武帝見面，話不投機，因此就栖栖惶惶地暗渡長江，到了北朝的轄區河南的嵩山少林寺。佛典中對於傑出的人才，向來比之為龍象。達摩大師在南北朝時代，傳授了禪宗的心法，雖然有了二祖慧可（神光）承接了他的衣鉢，但是道育和尚與道副和尚以及比丘尼總持，也都是他的入門弟子。尤其是神光與道育，更為傑出。但是他們遭遇的時勢，與傳教的阻力也更為艱難。這便是他師父遺言所謂：「日下可憐雙象馬，二株嫩桂久昌昌」的影射了。

中國的畫家，在元、明以後，經常喜歡畫一個環眼碧睛而虬髯的胡僧，足踏一枝蘆葦，站在滔滔的波浪間，作前進的姿態，那便是描寫達摩大師由南朝暗渡長江而到後魏的典故。達摩偷渡過江到北方去是不錯，是否用一枝蘆葦來渡江，卻無法稽考。這很可能是把神僧「杯度和尚」的故事，納入「獨自栖栖暗渡江」的詩情畫意中，以增添達摩的神異色彩。

對我是誰人不識

達摩大師由南印度航海東來先到了廣州，那時，距離唐太宗時代，大約還差一百年，玄奘法師還沒有出生。而在這以前，印度的佛教與印度文化的傳入中國，都是從西域經過中國西北部而來的。中國歷史上所稱的北魏或稱後魏，便是佛教文化的鼎盛地區，也是南北朝期間佛教最發達的時期。同時，也是中國佛教從事翻譯，講解佛經義理，尋思研探般若（慧學）等佛學文化的中心重鎮。

同時時期，南朝的梁武帝，也是篤信宗教的統治者，他以宗教家的資質，虔誠地信仰佛教與道教。曾經親自講解佛經與《老子》，又持齋信佛，捨身在佛寺裡做工。作為一個政治上統治的人物，以帝王之尊，捨身佛寺為奴，又充當傳教師，講解道書，過一過傳教師與學者的癮，這已是違背大政治家的法則，沒有做到無偏黨而「允執厥中」，也可以說因此便註定他要失敗的後果。所以達摩大師的師父（般若多羅），六十年前，遠在印度時，便預言他會失敗。他告訴達摩說：「你到中國傳道，將來悟道之士，多不勝數。但在我去世後六十多年，那一個將有災難，猶如『水中文布』（指梁武帝），你須好自為之。最好不要在南方久耽，因為南方的領導者，只是喜歡世俗有所為而為的佛教功德，對於佛法的真諦，並沒有真正的認識。」

達摩大師又問他師父，中國佛教以後發展的情形，他師父說：「從此以後再過一百五十年，會有個小災難。」同時告訴他另一預言：「心中雖吉外頭凶，川下僧房名不中。如遇毒龍生武子，忽逢小鼠寂無窮。」這便是指中國佛教僧眾中有些不自檢點，因此招來北周武帝的廢佛教、廢僧尼的災難，

也就是中國佛教史有名的「三武之難」之一。

預言的偶中也罷，不幸而言中也罷，這是禪的零星小火花，而非禪的重心，並不足為奇。後來達摩大師初到南方與梁武帝見了面，梁武帝果然問他：「朕（我）登位以來，造佛寺、寫佛經，引度人們出家為僧，多得不可勝計。我這樣作功德，請問會有什麼結果？」大師說：「這些並無功德。」梁武帝問：「何以沒有功德？」大師說：「這些事，只是人們想求生天的果報，終歸是有滲漏的因果關係。猶如影子跟著形體，雖然是有，畢竟不是真實的事。」梁武帝又問：「怎樣才是真正的功德呢？」大師說：「真正智慧的解脫，是證悟到智慧的體性，本來便是空寂、圓明、清淨、妙密的實相無相。這種智慧成就的真功德，不是以世俗的觀念求得的。」梁武帝問：「怎樣是聖道最高的第一義呢？」大師說：「空廓無相，並無聖道的境界。」梁武帝問：「那麼，與我相對的是誰呢？」大師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新語云：原文記載，帝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師曰：「廓然

無聖」。帝問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師曰：「不識」。今皆擅加語體新譯，以便此時此地的讀者容易曉了。如要求準確，仍須讀原文為準，不必隨便阿從。

唯「不識」一句，應照唐音讀之，相當於現在的廣東話、閩南語。蓋廣東話及閩南語，還能直接唐音。如照現代語讀之，認為「不識」，就是不認識的意思，大體固然可通，究竟離禪宗語錄的原意甚遠了。

又：禪宗教人直接認識「我」是什麼？什麼是「我」？元、明以後的禪師，教人參「念佛是誰？」也便是這個意思。梁武帝被達摩大師迫得窘了，問到得道聖人們至高無上的真理，第一義諦的境界是什麼？大師便說那是空廓無相，也無聖道存在的境界。因此使梁武帝更窘，所以他便直截了當用責問的口吻說：「對朕者誰？」這等於說：既然沒有境界，也沒有聖道和聖人的存在，那麼，你不是得道的祖師嗎？得道的祖師豈不就是聖人嗎？那你此刻和我相對，你又是誰呢？這一句，真問到關節上去。大師就抓住這個機會說：「莫知」啊！這等於說：不要說我

本非我，你梁武帝若能真正懂得我本非我，現在相對之你我，畢竟無「我」可得時，你便成了！可惜梁武帝真「莫知」啊！所以大師也只好溜之大吉，偷偷地暗自渡江北去了！

關於「廓然無聖」一語，解釋得最透徹的，莫過於明末禪宗大師密雲圓悟的答問《中庸》「雖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」的話了。密雲圓悟禪師說：「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。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知。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。聖人若知，即是凡夫。」《尚書·多方》說：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」，皆作如是觀。

面壁而坐 終日默然

達摩大師渡過長江，到達少林寺後，便一天到晚默然不語，面對石壁跏趺而坐（俗名打坐）。他本來是從印度過來的外國和尚，可能當時言語不太

通。同時，那個時代的人們，除了講論佛學經典的義理以外，只有極少數的人學習小乘禪定的法門，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禪宗。因此一般人對於大師的「終日默然，面壁而坐」，就莫明其所以然了。所以大家便替他取了一個代號，叫他「壁觀婆羅門」。當此之時，舉世滔滔，哪裡找到明眼人？哪裡找個知心人？又向哪裡找個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舉世譽之而不加勸」，立志以天下為己任的繼承人呢？所以他只有獨坐孤峯，面壁相對，沉潛在寂默無言的心境裡，慢慢地等待著後起之秀的來臨了！

新語云：後世學禪的人，有的「拿到雞毛當令箭」，認為要學禪宗，便須面對牆壁打坐，才是禪門的心法。而且這種情景，愈傳愈久，流入唐、宋以後的道家，修煉神仙丹法者的手裡，就變成「百日築基，三年哺乳，九年面壁」的修道程序了。換言之，只要花上十二、三年的修煉代價，便可「立地成仙」而「白日飛昇」。比起六歲開始讀書求學，花上十二、三年的時間，才拿到一個學位，然後謀得一個職業，也

僅得溫飽而已。如此兩相比較，學仙實在太划得來。究竟是耶？非耶？或僅為夢寐以求的嚙語耶？暫時保留意見，姑不具論。但把達摩大師初到中國，在少林寺「面壁而坐」的故事，變成修道或學佛的刻板工夫，實在令人啞然失笑。因為在大師傳授的教法中，實在找不出要人們都去面對牆壁而坐的指示啊！

為求真理而出家的少年學僧——神光

中國的文化思想，到了南北朝時代，承接魏、晉以來的「玄學」和「清談」之後，翻譯佛經與精思佛學的風氣，空前興盛。那種盛況，猶如現代追求科學的風氣一樣。於是，有一位傑出的青年，便在這個時代潮流中，衝進了禪宗的傳統，打破了大師「終日默然，面壁而坐」的岑寂。這就是後來中國禪宗尊為第二代祖師的神光大師。

神光大師，正式的法名叫慧可。他是河南武牢人，俗家姓姬。據說，他

父親姬寂先生在沒有生他的時候，常常自己反省檢討，認為他的家庭，素來是積善之家，哪裡會沒有兒子呢？因此他開始祈禱求子。有一夜，他感覺到空中有一道特別的光明照到他們家，隨後他的妻子就懷孕而生了神光。因此就以光命名，紀念這段祥瑞的徵兆。這些都無關緊要，但照本直講，略一敘說而已。

神光在幼童時代，他的志氣就不同於一般兒童。長大以後，博覽詩書，尤其精通「玄學」。可是他對家人的生產事業並無興趣，而只喜歡遊山玩水，過著適性的生活，因此他經常來往於伊川與洛陽一帶。這在古代的農業社會裡，也並不算是太奢侈的事。

後來他對於「玄學」的道理，愈加深入了，結果反而感覺到空談「玄學」的乏味。並且常常感嘆地說：「孔子、老子的教義，只是人文禮法的學術，樹立了人倫的風氣與規範。《莊子》《易經》等書籍，也不能盡窮宇宙人生奧妙的真理。」由此可見他研究得愈深入，對形而上道愈抱有更大的懷疑了。後來他讀佛經，覺得還可以超然自得，因此他便到洛陽龍門的香山，

皈依寶靜禪師，出家作了和尚。又在永穆寺受了佛教所有的戒律，於是便悠哉遊哉，往來於各處佛學的講座之間，遍學大乘與小乘所有的佛學。

到了三十二歲的時候，他又倦遊歸來，回到香山。一天到晚，只是靜坐。這樣經過了八年的苦行，有一天，在他默然靜坐到極寂靜的時候，忽然在定境中看見一個神人對他說：「你想求得成就的果位，何必停留在這裡呢？光明的大道並不太遠，你可以再向南去。」他聽了以後，知道這是神異的助力，因此便自己改名叫神光。但到了第二天，便覺得頭部猶如刀刺一樣的疼痛。他的師父寶靜法師知道了，想要叫他去治病。但空中又忽然有一個聲音說：「這是脫胎換骨，並非普通的頭痛。」於是神光便把自己先後兩次奇異的經過告訴了師父。他師父一看他的頭頂，真的變了樣，長出了五個崢嶸的頭骨，猶如五個山峯挺立而出一樣。因此便說：「你的相的確改變了，這是吉祥的兆頭，是可以證果的證明。你聽到神奇的聲音，叫你再向南去，我想在少林寺住著的達摩大師，可能就是你的得法師父。你最好到少林寺去探訪他，聽說他是一位得道的『至人』呢！」神光聽了他剃度師寶靜法師的

教導，因此便到少林寺去找達摩大師。

新語云：後世講解禪宗或禪學的人，一提到二祖神光悟道的公案，便將神光向達摩大師求乞「安心」法門一節，認為是禪的重心。殊不知「安心」法門的一段記載，只是記述達摩大師在那個時候當機對境，藉此接引神光悟入心地境界，一時所用權巧方便的教授法，而並非禪宗的究竟即止於如此。

其次，大家除了追述神光因問取「安心」法門而悟道以外，完全忽略了二祖在未見達摩大師以前的個人經歷，和他修習佛學的用功，以及他未見達摩以前，曾經在香山「終日宴坐」修習禪定工夫達八年之久的經過。同時更忽略了達摩大師從般若多羅尊者處得法之後，以他的睿智賢達，還自依止其師執役服勤，侍奉了四十年之久。直到他師父逝世以後，他才展開宏法的任務。現在人習禪學道，不切實際，不肯腳踏實地去做工夫，而且只以主觀的成見，作客觀的比較。自己不知慧力和慧根

有多少，不明是非的究竟，而以極端傲慢自是之心，只知誅求別人或禪人們的過錯，卻不肯反躬而誠，但在口頭上隨便談禪論道，在書本上索取皮毛的知識，便以此為禪，真使人油然而生起「終日默然」之思了！

神光的斷臂

神光到達嵩山少林寺，見到達摩大師以後，一天到晚跟著他，向他求教。可是大師卻經常地「面壁」而坐，等於沒有看見他一樣，當然更沒有教導他什麼。但是神光並不因此而灰心退志，他自己反省思惟，認為古人為了求道，可以為法忘身；甚至，有的敲出了骨髓來做布施；還有的輸血救人；或者把自己的頭髮鋪在地上，掩蓋污泥而讓佛走過；也有為了憐愍餓虎而捨身投崖自絕，布施牠們去充飢（這些都是佛經上敘說修道人的故事）。在過去有聖賢住世的時代，古人們尚且這樣恭敬求法，現在我有什麼了不起呢？因此，他在那年十二月九日的夜裡，當黃河流域最冷的季節，又碰到天氣變

化，在大風大雪交加之夜，他仍然站著侍候達摩大師而不稍動。等到天亮之後，他身邊堆積的冰雪，已經超過了膝蓋（後來宋儒程門立雪的故事，便是學習神光二祖恭敬求道的翻版文章）。

經過這樣的一幕，達摩大師頗為憐憫他的苦志。因此便問他：「你這樣長久地站在雪地中侍候我，究竟為了什麼？」神光被他一問，不覺悲從中來，因此便說：「我希望大和尚（和尚是梵文譯音，是佛教中最尊敬的稱呼，等於大師，也有相同於活佛的意義）發發慈悲，開放你甘露一樣的法門，普遍的廣度一般人吧！」我們讀了神光這一節答話的語氣，便可看出他在求達摩大師不要緘默不言地保守禪的奧密，而希望他能公開出來，多教化救濟些人。雖然每句話都很平和，但骨子裡稍有不滿。

達摩大師聽了以後，更加嚴厲地對神光說：「過去諸佛至高無上的妙道，都要從遠古以來，經過多生累劫勤苦精進的修持；行一般人所不能行的善行功德，忍一般人所不能忍的艱難困苦。哪裡可以利用一些小小的德行、小小的心機，以輕易和自高自慢的心思，就想求得大乘道果的真諦。算了

罷！你不要為了這個念頭，徒然自己過不去，空勞動苦了。」神光聽了達摩大師這樣一說，便偷偷地找到一把快刀，自己砍斷了左手的臂膀，拿來放在大師的前面。

新語云：這是中國禪宗二祖神光有名的斷臂求道的公案。我們在前面讀了神光大師學歷經歷的記載，便可知神光的聰明智慧，絕不是那種笨獸瓜。再明白地說，他的智慧學問，只有超過我們而並不亞於我們。像我們現在所講的佛學之理，與口頭禪等花樣，他絕不是不知道。那麼他何以為了求得這樣一個虛無縹緲而不切實際的禪道，肯作如此的犧牲？除非他發瘋了，有了精神病，才肯那麼做，對嗎？世間多少聰明的人，都被聰明所誤，真是可惜可嘆！何況現代的人們，只知講究利害價值，專門喜歡剽竊學問，而自以為是呢！其次，更為奇怪的是神光為了求道，為什麼硬要砍斷一條臂膀？多叩幾個頭，跪在地上，加上眼淚鼻涕的苦苦哀求不就得了嗎？再不然送些黃金美鈔，多加些價錢也該差

不多了。豈不聞錢可通神嗎？為什麼偏要斷臂呢？這真是千古歎事，也是千古奇事。神光既不是出賣人肉的人，達摩也不是吃人肉的人，為什麼硬要斷去一條臂膀呢？

姑且不說追求出世法的大道吧，世間歷史上許多的忠臣孝子、節婦義夫，他們也都和神光一樣是歎子嗎？寧可為了一個不著邊際的信念，不肯低頭，不肯屈膝，不肯自損人格而視死如歸，從容地走上斷頭臺，從容地釘上十字架。這又是為了什麼呢？

儒家教誨對人對事無不竭盡心力者謂之忠，敬事父母無不竭盡心力者謂之孝。如果以凡夫看來，應當也是歎事。「千古難能唯此歎」，我願世人「盡回大地花千萬，供養宗門一臂禪。」那麼，世間與出世間的事，盡於此矣。

此外，達摩大師的運氣真好，到了中國，恰巧就碰上了神光這個老好人。如果他遲到現在才來，還是用這種教授法來教人，不被人按鈴控告到法院裡去吃官司，背上種種的罪名才怪呢！更有可能會捱揍一頓，

或者被人捅一短刀或扁鑽。如果只是生悶氣地走開算了，那還算是當今天底下的第一等好人呢。

後來禪宗的汾陽昭禪師便悟了這個道理，所以他晚年時，厭倦了「得天下之蠢才而教之」的痛苦，便故意開齋吃葷，趕跑了許多圍繞他的群眾。然後他便說：「你看，只要一盤肉，就趕跑了這些閒神野鬼。」多痛快啊！